

是谁纵容了吴春明们

姜泓冰



今日论语

几乎人人都有窥私癖。只要事关风月或有伤风化,不论是在哪里,都会引来一阵热闹围观和起哄,乃至孜孜不倦的人肉搜查、狗仔疯追和七嘴八舌、津津乐道。

最近一段,似乎无足轻重却又广受关注的“风化案”,当属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导、考古学专业知名教授吴春明被学生在网上匿名举报“诱奸”多名女生事件。之所以给发帖女子的“诱奸”说法打上引号,是因为从法律上说,作为大学教授吴春明,即或为了达成淫行而有威胁利诱之举,但对象已是具有独立判断和自主行为能力的成年女性,而不像前一阶段曝光案件中,

那些猥亵乃至强奸未成年少女的无行中小学校长、教师那样构成罪错,一经发现,就可以有执法机构介入调查,依法惩治。对吴春明“诱奸”女学生的行为,即便经过学校调查属实,最终的处理,大约也只能是停职、解聘,加上在学术圈、道德领域内的声名扫地。

如果发帖和传言不虚,据说“吴叫兽”伸出魔爪“诱奸”过的女生为数不少,也许因为得手太过容易,以致在调查中其本人“连睡几个都没搞清楚”。这个在照片上看有些其貌不扬甚至猥琐的考古学教授,用来引诱和平息受侵女生愤怒的最大办法,似乎就是利用手中“资源”,答应帮助女生发表文章或考研。

在这桩风化案里,我更好奇的是那空出的半张床上年轻女主

角们的心态——在并无人身危险、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,她们为什么会接受“诱奸”甚至与其保持长时间的暧昧关系,即便满心痛苦也不肯站出来揭发?

答案或许是来自我们腐败了、物质化了的社会风气。如今我们揭开的每一个腐败案件里,几乎都有包养、通奸、生活腐化堕落的一条,足可为证。各种被爆料、揭秘的“风月”故事,都像是一次无节操狂欢,留下了一地垃圾和肮脏碎片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人,将青春、权力等视为资源,将社会看成物质欲望交换场,因而宁为眼前小利而屈从权势,将丑陋污浊当成正常通行的法则,恐怕在所难免,也因此而更可怕。

吴春明不是一个人,也不只在

厦门大学一所高校有。这些年来,高校致力于改革,基本上是朝着更多尊重教授、尊重学术自由方向走的,比如“教授治校”的呼声一度就很高。然而,吴春明能够长期使用发表论文、指导课题、招考研究生之类作为许诺,又能公然使用国家科研经费开房,持续多年、祸害多人而不受节制。这样一种败类的例子似乎是另一种提醒:在一切拥有资源和权力的地方都可能滥用,自由与尊重,都要辅以强大、严明的监督制度。原本该是社会道德高地的高校,如今已沦为腐败高发地、风化案的多发地。培养一名学术专家、博导教授不易,毁灭败坏更令人痛心。要防微杜渐,不能靠封锁、“包容”,一样要有严明的监管和严厉的惩罚制度。



新民随笔

再说轨交安全

潘高峰

老调重弹,第二次写轨交安全之重。这样的感慨,不光来自广州公交车爆炸案的惨痛,也因为昨天上海轨交警方公布的两起案件。

7月10日早上,53岁的江苏男子张某因生活不顺,在地铁1号线人民广场站喝白酒解闷,好心人上前劝阻,却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。酒精作用下,张某为发泄不满和威胁他人,竟摔碎酒瓶,拿出打火机连续多次点火烧隔离带,最后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。

7月12日下午4时30分许,30岁的甘肃男子王某身背双肩包从地铁7号线锦绣路站1号口进站,不但不服从安检强行进站,进站后还发泄不满,对着民警大喊“我要炸火车站”。民警检查王某随身物品后未发现可疑,但还是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。

两起事件都是虚惊,但联想起广州公交车爆炸案嫌疑人同样是因为赌博输钱发泄而纵火,不由让人捏了把冷汗。轨交安检和安保的重要,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,更加凸显。

昨天坐地铁发现,不配合安检的市民还是不少,大多数人对安检员的招呼充耳不闻。值得安慰的是,安检员比以前认真了很多,碰上背着包不愿配合的,总是上去摸一摸,捏两把。这样的举动,遇上过激者可能又是一场冲突,但的确有必要。

采访过市民不愿安检的理由,回答最多的是觉得没用,还有不少说是赶时间,也有人承认是因为怕麻烦。从轨交公布的数据来看,仅今年前5个月,轨交安检就查获烟花鞭炮16.5万余响、汽油3.2升、酒精油漆350余升、管制刀具1900余把。也许安检并没有把所有的危险品查出来,但说无用,肯定失之偏颇。

城市的管理,安全是底线,也是最大的民生。公安部昨天紧急开会,要求把地铁公交安保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,严格落实安保责任,深入开展隐患排查,发动群众群防群治,严打严防地铁公交严重暴力犯罪。

昨天,在广州公交车爆炸案的新闻下,看到这样一评论:现在上班像出征一样都不知道能不能胜利回来。虽然有些黑色幽默,但的确是不少人的担忧。在生命安全的名义下,一点点麻烦和耽搁,都是浮云。

新民新语

合理索酬是法定权利

徐轶汝

10岁男童捡到一个钱包,里面有491元现金。男童对失主说,叔叔,你必须给我买辆400多块钱的自行车!男童的母亲发来短信,给1000元让孩子买自行车,否则就把钱包扔掉。

发生在成都的索酬事件,因为有个10岁的孩子牵涉其中,触动了大众的敏感神经。

从报道来看,母子二人并没有想要“昧”了这笔钱。但之后,他们向失主索取报酬的行为,却让“拾金不昧”变了味。特别是母亲,提出双倍于失物价值的报酬,显然已经触及了底线。

从法律角度说,失主领取遗失物时,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。但是,这一费用必须是合理的,如果索酬超过保管归还所产生的必要费用,就会涉嫌违法甚至犯罪。

社会在进步,合理索酬是一种法定的权利。虽然与无偿归还相比,没有那么纯粹、高尚,但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——失主财物失而复得,拾拾者受到激励,拾金不昧的精神得到肯定、保护和发扬,从而鼓励更多的人积极从善。在日本、德国和美国一些州,法律规定,归还者可要求失主做出恰当的经济赔偿,但是数额最高不应超过失物价值的20%。

折叠自行车虽然不贵,但相对于500元的现金失物来说,已经超过合理酬劳的范围。至于家中贫穷、上学路途不方便,能让失主大动恻隐之心,却不能成为过度索酬的理由。

这么评价这个母亲,也许有点苛刻,但孩子纯真的心灵,不应该被错误的金钱观玷污。10岁的孩子,已经初步形成了对金钱的概念。这种概念,大多来源于家长的一言一行。小时候的童谣还在耳际萦绕,拾金不昧仍是主流思想。这也是为什么媒体报道后,孩子的母亲被亲朋好友指责。捡到500元,就能向失主开口讨要1000元,今后若孩子再捡到更贵重的东西,难保不会狮子大开口,触犯法律。过度索酬再往前走一步,可能就成了敲诈勒索。

期待官员辞职下海不再成热点

日报观点

一份“副县长辞职感言”在网上被频繁转发,使它的作者浙江平阳县副县长周慧受到舆论的关注。38岁的周慧说:“辞职获批,虽然有点旷日持久,且法定程序尚未走完,不过木已成舟,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,吁……”

对于周慧的辞职,网上各种各样的评论和猜测都有。有说是“反腐败反裸官的大环境下水大鱼跳”的一种写照;有人认为,是整顿风气之下官员的责任和压力更大的体现;有人认为,这表明在新形势下官员的选择路径和从业思路的多样化;还有人则认为这可能是“吃饱了想全身而退”的一种选择……

在一些人印象中,官员有权力、有地位、待遇好,主动辞职,必是有包括头脑不太正常在内的所有猜想。这是我们当下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,当然与诸多的社会现象,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但是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对人生价值的多元化追求,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情绪。越来越多的人,开始依据内心的真实想法去生活,一些人“想要自由地过上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”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真正应该关注和反思的,是促进让官

员们退出的机制常态化,让社会和他们的亲人,对这样的事情不莫名惊诧,甚至感觉到“晴天霹雳”。

但愿副县长辞职这样的事件

不再成为热点新闻。这样的状态,也许离正常社会职业选择,就近得多了。(曾颖 刊今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本报有删节)



营销术

半价一壶,特价优惠,欲知底细,请看壶嘴。

潘顺祺 画

自由谭

周末到重庆一景区游玩,偶遇暑期夏令营:孩子们被隔离在景区一个小岛上,有的在教室东倒西歪地上课,有的在房间懒懒散散地睡觉,现场既没有拓展训练的锻炼与磨砺,也不见课堂知识培训的秩序井然。这样毫无技术含量的夏令营,一周收费竟在三千元左右,两周收费据说也达到五千元。不知那些花重金把孩子送到小岛上的家长,看到这样的场景,会作何感想?

这样面目可疑、严重“注水”的暑期夏令营还不乏少数。比如有媒体报道,打着“学习”、“培训”旗号的夏令营,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补课;号称“艺术采风”、“科技启蒙”的夏令营,实际无异于“成人游”;打着“游学团”名义公开招生的夏令营,

却“游”而不“学”,大部分时间是在游玩、采购,游学团变成了家庭财富的比拼场;针对家长希望在漫漫暑假里有人看管孩子这一目的,有人干脆把夏令营办成“托儿所”……凡此种种,早已让夏令营离题万里。

夏令营本源于美国,当时人们由于都市化的日益发展引起各种返回自然的运动,夏令营由此而生。早期的夏令营强调兄弟式的友爱和简朴生活,其后又产生了许多不同形式、特色的夏令营。有的夏令营是学生住帐篷、自己做饭的野营,有的提供当地特有的水陆运动和某些工艺活动,还有的则以发展青少年的天赋或特殊兴趣为宗旨。不管哪一种夏

令营,其本意都是通过一系列专门训练,来提高学生的意志品质、交际能力、团队意识以及吃苦精神,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益补充。

但现在,变味并“注水”的夏令营,不仅背离了其设立宗旨,也难以让学生收获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情趣和快乐。更让人尴尬的是,一些家长对夏令营并非只是简单的迷信,很多时候,他们送孩子参加假期夏令营、培训班,只是“花钱买放心”的无奈之举,一些无暇带孩子的父母甚至把夏令营当成了托儿所。这背后,根本问题还是暑期选择的匮乏。

如何带领孩子过丰富、充实的

暑假,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。就在前两天,有媒体报道,在北京工作的李近赫为13岁的儿子小时计划了一个“与众不同”的暑假——完成历时20余天的沿京杭大运河骑自行车骑行。千里走单骑,既青春励志,也让“行万里路”的孩子得到了体质与心智的双重历练。当然,除了家长引导,诸如博物馆、科技馆、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教育机构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,定期定量组织暑期活动;一些社会实践平台,也完全可以适当提供社会实践和户外拓展活动,把孩子从培训班、夏令营中解放出来,为他们提供除了家、夏令营、培训班之外的“第四种选择”。

火热的“注水”夏令营

李妍